

李寅生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辞书出版社

行止同探集

张志烈教授古稀纪念

行止同探集

——张志烈教授古稀纪念

李寅生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止同探集：张志烈教授古稀纪念 / 李寅生主编.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80682—357—6

I. 行… II. 李… III. 张志烈—纪念文集 IV.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316 号

行 止 同 探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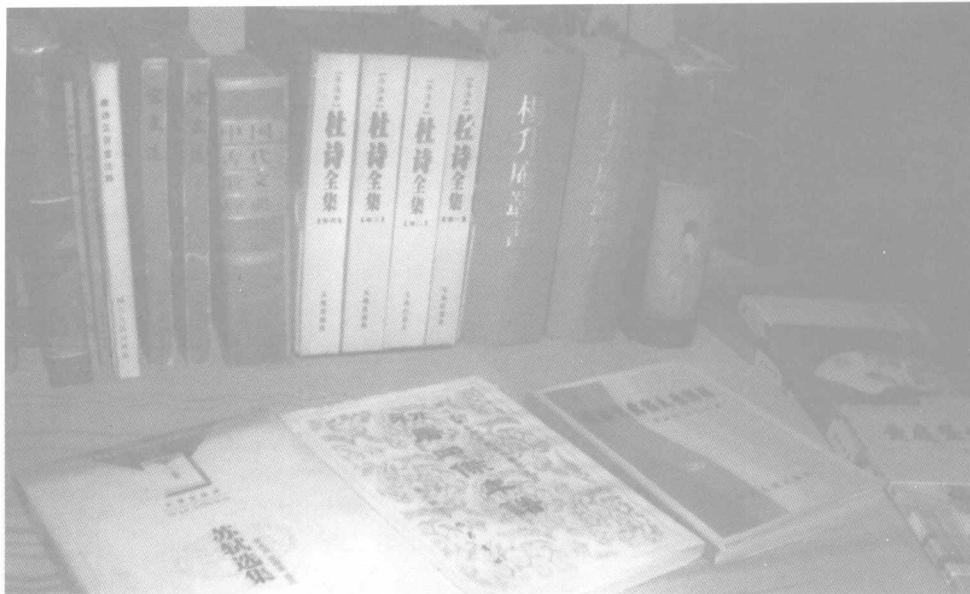
— 张志烈教授古稀纪念

主 编 李寅生

责任编辑 王祝英
封面设计 韩建勇
版式设计 陈秀娟
责任印制 严红兵
责任校对 张晓梅 殷桂蓉 罗丽娟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地 址 四川辞书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3.25
书 号 ISBN 978—7—80682—357—6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掉换。



▲ 已出版的部分作品

▼ 2004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中国，首站到成都，
张先生以专家身份陪同参观杜甫草堂



▲ 1982年在北京与王利器先生在一起



▼ 1984年在惠州召开苏轼学术研讨会，与同行合影



▲ 1986年在四川青神留影



▼ 1987年在儋州与王水照、邱俊鹏等先生合影





◀ 1990年开杜甫爱国思想讲座



▶ 与老师屈守元先生、同门常思春先生在一起



◀ 与杨明照先生、龙晦先生、项楚先生在论文答辩会上



▶ 2001年在中国第十三届苏轼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讨论总结



▲与弟子在一起

憶當年萬里四川來周流竟忘歸看三蘇
庭院市纏雕像久立斜暉傾蓋相逢一面
頓覺俗人非惟有君和我一語投機從
此心期交往儘詞來詩去玉屑輕霏喜吾
兄長壽欣晉古來稀賦新辭郵傳祝福願
賓鴻社燕莫相違期頤歲賢孫孝子更舞
菜衣八聲甘州用東坡有情風韻壽
志烈兄七十華誕 陳新雄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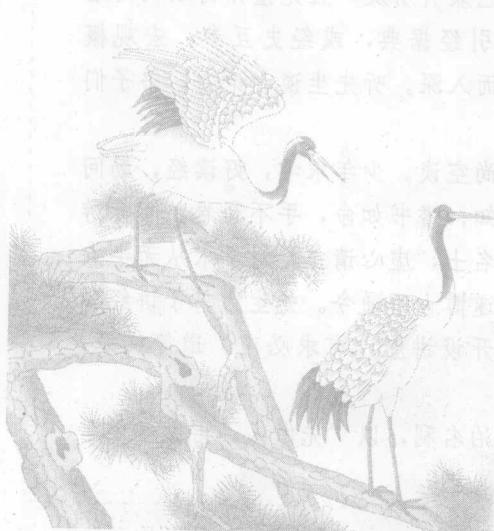
▲陈新雄先生贺词

▼与家人在一起



頭
言

研少陵詩，注老坡文，入比年來七十矣。
舉北斗添，庆南岳壽，亲爱業者三千鴈。



前

言

张志烈先生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我国著名的古典文献学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的领域中孜孜探求，尤以对初唐四杰、杜甫、苏轼等文学家的研究，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成就斐然。

先生出生于成都平原中部的温江农家，及长就读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先后师从屈守元、庞石帚、杨明照等蜀中名宿，学术上具有极为深厚的功底。

先生自求学到执教，皆居成都，被视为川中才子，并素以文思敏捷、逻辑严密、辞风朴实而闻名。其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涉，书道茶艺兼有所及，且尤擅作诗填词而名重士林。先生为文，或引经据典，或经史互参，宏观概下，微观撑上，每见灼而入深。听先生谈古论今，弟子们每融融而流连忘返。

先生治学严谨，不尚空谈。少年求学，好读经，勤问辩，探本溯源，汲求新知；嗜书如命，手不释卷。间尝游历大江南北，遍访硕学名士，虚心请益，对学术从无半点懈怠，数十年如一日，遂博古而通今。先生为弟子讲经释疑，寒暑不辍；为学生开设讲座，有求必应。道德文章，为世表率。

先生胸怀宽大，淡泊名利，以“先做人，再做学问”

为信念，谆谆教诲吾辈。弟子无论才智若何，皆悉心指导。课业授徒，重传道，善解惑，因材施教，启人心智。同门才性不同，然皆各有所得。

先生一生以书为伴，以著述为乐。其著作有十多种，文章、札记二百余篇。如《初唐四杰年谱》等填补学术空白之作，亦为学界所熟知。

先生晚年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本人有幸忝列门墙，聆听教诲。在先生之陶铸下，学生皆逐渐成长，各有造诣。作为弟子，吾辈自然以有如此良师而深感荣幸。

丁亥之岁，是为先生七十华诞。本人倡为先生编纂纪念文集，此议一出，遂为国内外一些学者名流所响应，由是亦见先生在学界之声望。本人不才，然“因因果果”，遂敢斗胆编纂此集，且作先生七十华诞之贺。并撰二联曰：

- 481 忆当年化雨春风恩隆锦里；
482 观此日红桃皓李丽满神州。
483 研少陵诗，注老坡文，入此年来七十矣；
484 举北斗酒，庆南岳寿，亲受业者三千焉。

及门弟子李寅生拜撰
丙戌年仲夏于广西大学碧云湖畔



录

- 《诗·召南》三篇作者、诗旨与作时补证 邵炳军 孙文芳 / 1
从“微言大义”到“诗无达诂”:《春秋》的阐释学意义 刘明华 张金梅 / 9
苏、张纵横说辞探研 熊宪光 / 28
司马相如《大人赋》献疑 万光治 / 43
郭店竹简《唐虞之道》与儒墨“禅让说”之比较 郑杰文 / 58
陶渊明的《劝农》诗与农家思想 (日本)上田 武文 李寅生译 / 68
许敬宗年谱(删略稿) 陈冠明 孙愫婷 / 80
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 莫砺锋 / 128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巩本栋 / 145
志存少陵壮怀烈
——兼论张志烈教授的杜甫研究 张忠纲 / 164
读杜小札(三则) 林继中 / 180
论白居易的闲适诗
..... (日本)埋田重夫文 李寅生译 / 185
韩愈先世世次及居址变迁考辨 常思春 / 206
“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尚永亮 / 223
罗隐入蜀考 吴明贤 张红 / 246

宏通与邃密

——读张志烈《苏轼作品中的音乐世界》	王文龙 / 255
《苏轼资料汇编》编后琐言	刘尚荣 / 261
“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稀在何处	
——东坡《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词赏析	陈新雄 / 272
“画”与“诗”在何处“一律”	刘石 / 283
从《容斋诗话》看洪迈的诗学观及考辨价值	
——以李清照、朱淑真为例	王兆鹏 / 310
新补《全宋诗》170首	胡可先 / 330
贺铸的诗——从音律角度看贺方回的创新力	
——清人李调元为朝鲜人柳几何作诸诗补注补说	(美国)萨进德 / 370
诗词唱和	邝健行 / 381
张志烈先生生平简表	李寅生 编 / 407
张志烈先生主要学术论著	李寅生 辑 / 412

《诗·召南》三篇作者、诗旨与作时补证

邵炳军 孙文芳

关于《诗·召南·甘棠》之诗旨，前人均认为是美召伯之作；但所美召伯为谁？《史记·燕世家》载：“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司马迁所本或为韩《诗》，《韩诗外传》卷一载：“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韩婴以召伯为周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召公奭（康公），故汉以降皆以此召伯为召公奭，至今有学者仍然认为该诗是召公奭所统率的南国中下级小吏所作献媚召公奭的诗^①。据此说，则《甘棠》当为召公奭卒后周人怀念他的作品，其创作年代当在周康王时期^②。至清魏源《诗古微·召南答问》始疑旧说：“周初东迁，岐丰西畿之地，尚为周所有，《甘棠》巡行之地，在陕以西，自不得入东都王城之风，而附之《召南》，宜矣。”据魏氏意，则《甘棠》所美为召伯虎（穆公），其创作年代在周平王东迁初年。今人陆侃如等《中国诗史》、程俊英等《诗经注析》、赵逵夫《中兴之业慷慨之音——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均从魏氏说^③。笔者亦从魏氏说，兹补证有四：

其一，襄十四年《左传》之“召公”即定九年《左传》所引《甘棠》之“召伯”。襄十四年《左传》载晋大夫士鞅对秦景公问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定九年《左传》载君子论郑执政子然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事曰：“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可见，定九年《左传》引《诗》所谓“召伯”即襄十四年《左传》士鞅所谓“召公”。

其二，《左传》之“召公”即《甘棠》之“召伯”未必即召公奭。襄十四年《左传》杜《注》：“召公奭听讼，舍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树，而作勿伐之诗，在《召南》。”此释《左传》之“召公”为召公奭，其所本即韩《诗》与《燕世家》，故说不可信。《甘棠》所美之“召伯”《左传》何以称“召公”呢？此与西周初期召康公奭初封时的称谓有关。据文献记载，召康公奭，召为采邑名，康为谥号，公为爵，奭为名；而据传世与出土器铭，召康公奭亦可称召康伯奭。如传清道、咸年间在山东省寿张县（清梁山县）出土的周成王时七铜器中，《大史友甗》铭文曰：“太史友乍召公宝尊彝。”^④传世的周宣王时期召伯虎所作祭祀先祖召公奭的《召伯虎簋》铭文亦曰：“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尝簋。”^⑤此二器铭均称“奭”为“召公”；而出土梁山铜器中召公奭之子祭祀召公奭的器、鼎和盨，则又都称“奭”为“召白父辛”，此“召白”即“召伯”。可见，召康公奭亦可称之为“召康伯奭”。奭入为王室卿士，位居三公，故可称之为“召公”；召公奭与周公旦“分陕而治”，为陕以西诸侯之方伯，故又可称之为“召伯”。按照西周时期世卿世官世袭制度，西周时期召康公奭的后裔均当有“召公”之称，又有“召伯”之谓，周宣王时期的召穆伯虎亦可称之为“召穆公虎”，故襄十四年《左传》士鞅所谓“召公”未必肯定为召公奭。

其三，诗经时代的“召伯”即周宣王中兴之臣召穆公虎。召

穆公虎，穆为溢号，虎为名，故《大雅·江汉》又称其为“召虎”。“召公”在三百篇中凡二见：一是《大雅·江汉》“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二是《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指召康公奭。“召伯”在三百篇中除《甘棠》外亦有二见：一是《小雅·黍苗》“悠悠南行，召伯劳之”，二是《大雅·崧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此均指《大雅·江汉》中征淮夷之召穆公虎。可见，在诗经时代，“召公”为周武、成、康三王时期的召康公奭之专称，“召伯”则为周宣王中兴之臣召穆公虎之专称，故《甘棠》之“召伯”即召伯虎，亦即襄十四年《左传》之“召公”。

其四，《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襄十四年《左传》：“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定九年《左传》：“思其人，犹爱其树。”则《左传》作者谓《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又，《汉书·韦玄成传》载刘歆《庙议》曰：“思其人，尚爱其木，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刘向《说苑》卷五引孔子语亦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西汉初年刘氏父子的说法与襄十四年、定九年《左传》大同，其所本或即《左传》。召伯虎卒年不可考，可假定与宣王卒年相近，大约在公元前782年左右；或老而从平王东迁后方卒。故我们认为，《甘棠》诗作于召伯虎卒后，为西周王畿遗民思召伯之诗。

可见，周人乱而思治，《甘棠》诗当为东迁后不久西周王畿遗民思召伯之诗。惜其具体创作年代不可详考，姑系于周平王十二年（前 759 年）。

召南·野有死麕

关于《诗·召南·野有死麕》之作者，先哲多歧说：郑《笺》、孔《疏》以为“贞女拒暴之词”，陈子展《诗经直解》从之^①；宋王质《诗总闻》以为设为媒妁之言；范处义《诗补传》卷二以为“设女家谓男子之辞”；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二以为“定情之夕，女属（嘱）其（男）”之词；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二以为“诗人我吉士”之辞；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二以为“诗人代为女拒男之言”。这些关于诗作者自言、代言和诗作者为贞女、吉士、媒人或旁人之异，其争论之焦点在于对诗之卒章语义理解的不确定性：诗曰：“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郑志·答张逸》：“正行昏礼，不得有狗吠。”孔《疏》：“此女愿其礼来，不用惊狗。”诗所写为男就女家而婚之俗，故卒章三句当为贞女为吉士之言。作为一位怀春之少女，自然难以抵挡异性之诱惑；然而她面对这种来自异性之挑逗，有着少女本能之羞涩。诗之卒章所流露出的正是贞女面对吉士之挑逗时若推若就、亦喜亦惧之心情。故我们认为《诗·召南·野有死麕》当为贞女自言之作。

关于《诗·召南·野有死麕》之诗旨与作时，先哲向有三说：一为乱世刺无礼说，毛《序》：“《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自汉以降历代治毛《诗》者，或斥之为“淫奔之诗”，如北宋欧阳修《诗本义》、南宋朱熹《诗集传》、王柏《诗疑》。二为平王东迁后刺无礼说，五代刘昫《旧唐书·礼仪志》：“平王东迁，周室寝微，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节，《野麕》之刺兴。”韩《诗》以《野有死麕》为平王东迁后男女之刺诗，《礼仪志》以其为平王诗，其盖本之于韩《诗》。三为婚恋之诗说，宋王质《诗总闻》卷一：“女至春而思有所归，吉士以礼通情而思

有所耦，人道之常。……吉士所求必贞女，下所谓‘如玉’也。……当是在野而又贫者，……皆乡落气象也。”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及陈子展《诗经直解》、程俊英等《诗经注析》、曾抗美《诗经东山作者辨议》等皆从之^⑦。

今考：毛《诗》、韩《诗》皆以《野有死麕》之诗旨为刺青年男女两性关系淫乱，均为封建礼教偏见之所囿。故关于《野有死麕》之诗旨，笔者从《诗总闻》婚恋之诗说；关于《野有死麕》之作时，笔者从《礼仪志》平王东迁之后说。因为，就诗文本而言，《野有死麕》中的“吉士”是位猎人，他在郊外丛林里打猎时遇见了一位“怀春”“如玉”的少女，将自己所猎之“死麕”、所砍之“朴樕”以“白茅纯束”作为求爱的信物，终于获得了少女的爱情。诗中栩栩如生地描画了“吉士”与“玉女”的音容笑貌，展现了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爱情生活风貌。《礼仪志》以《诗·召南·野有死麕》为平王东迁之后所作，惜其具体创作年代不可详考，姑从今本毛《诗》序次系于《甘棠》之后。

三、《何彼秾矣》

关于《诗·召南·何彼秾矣》之诗旨，先暂时贤向有五说：一为美王姬下嫁于齐侯说，毛《序》：“《何彼秾矣》，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郑《笺》、孔《疏》从之。二为美王姬下嫁于齐襄公之子说，朱《传》引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齐侯，即襄公诸儿。”^⑧三为美王姬下嫁齐桓公说，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十一：“《何彼秾矣》，美王姬下嫁齐桓公也。”清惠周惕《诗说》、汪梧凤《诗学女为》及陈子展《诗经直解》等皆从之^⑨。四为周人伤桓王之妹下嫁齐襄公说，伪子贡《诗传》：“齐襄公诗，周人耻之，赋此。”伪申培《诗说》：“齐襄公杀鲁桓公，庄公将平之，使荣叔锡桓公命，因使庄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